

百日祭訪四川地震災區後記

邢福增

筆者按：2008年8月18至23日，筆者隨同李炳光牧師（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前任會長、退休牧師）等一行6人，到訪四川。行程主要分兩部分，一是了解災區的最新情況，二是前往瀘州，考察當地教會參與社會服務的經驗。下文摘自筆者8月19日當日在災區（主要是江油及北川）的見聞札記。

8月19日早上8時，在四川省基督教協會會長魏康牧師陪同下，我們從成都出發，前往地震的災區。整天早上都在下大雨，灰黑的天空，予人深鬱的愁情。行前一直盤算的問題，再度縈繞：災民的情況如何？災後的重建步伐又怎樣？

驅車近2小時，我們首先到達離成都130公里的災區江油市，拜訪當地城區教會。這所具百年歷史的禮拜堂，因抵受不住地震的衝擊而倒塌，只剩下教堂的大門孤懸佇立，守望著被毀的聖殿。現時信徒在原址上搭建簡陋的幕棚聚會。抵埗時，主任牧師及一群信徒正努力地駕起幕棚支架。教會原屬中華聖公會西川教區，在地上仍見到一個已損毀卻又極具歷史價值的石雕洗禮盆，刻有「信而受洗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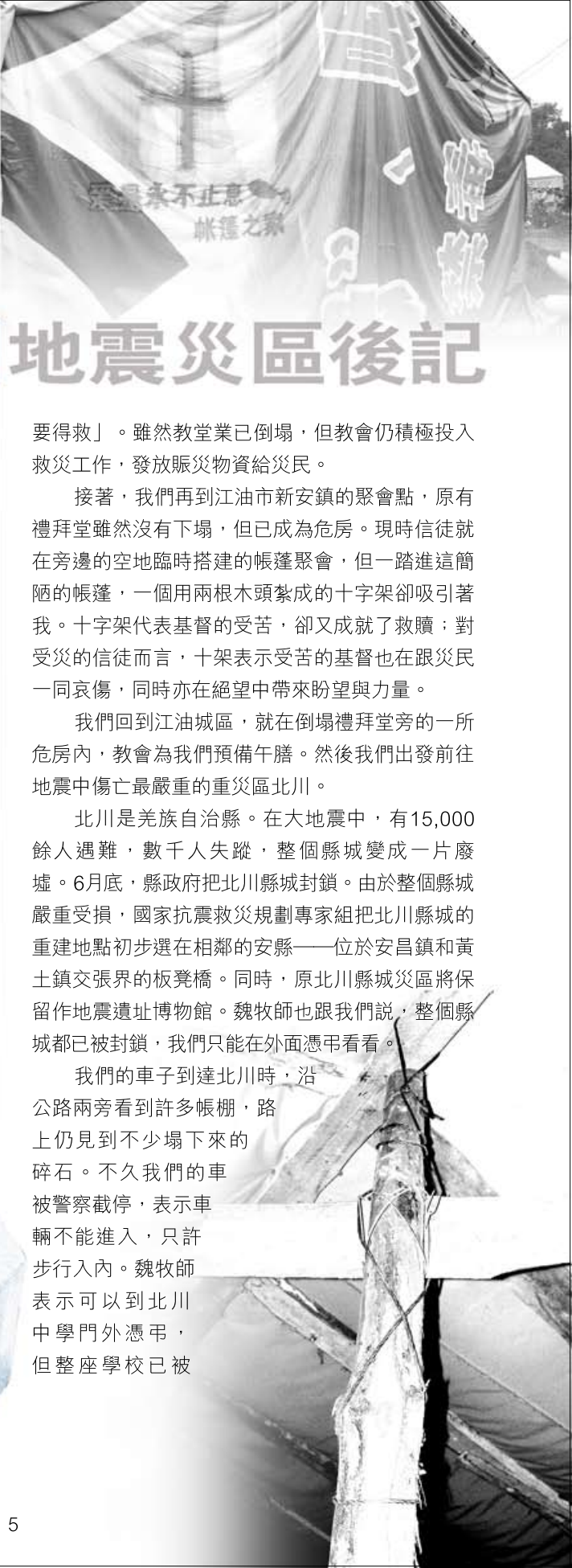
要得救」。雖然教堂業已倒塌，但教會仍積極投入救災工作，發放賑災物資給災民。

接著，我們再到江油市新安鎮的聚會點，原有禮拜堂雖然沒有下塌，但已成為危房。現時信徒就在旁邊的空地臨時搭建的帳篷聚會，但一踏進這簡陋的帳篷，一個用兩根木頭紮成的十字架卻吸引著我。十字架代表基督的受苦，卻又成就了救贖；對受災的信徒而言，十架表示受苦的基督也在跟災民一同哀傷，同時亦在絕望中帶來盼望與力量。

我們回到江油城區，就在倒塌禮拜堂旁的一所危房內，教會為我們預備午膳。然後我們出發前往地震中傷亡最嚴重的重災區北川。

北川是羌族自治縣。在大地震中，有15,000餘人遇難，數千人失蹤，整個縣城變成一片廢墟。6月底，縣政府把北川縣城封鎖。由於整個縣城嚴重受損，國家抗震救災規劃專家組把北川縣城的重建地點初步選在相鄰的安縣——位於安昌鎮和黃土鎮交張界的板凳橋。同時，原北川縣城災區將保留作地震遺址博物館。魏牧師也跟我們說，整個縣城都已被封鎖，我們只能在外面憑吊看看。

我們的車子到達北川時，沿公路兩旁看到許多帳棚，路上仍見到不少塌下來的碎石。不久我們的車被警察截停，表示車輛不能進入，只許步行入內。魏牧師表示可以到北川中學門外憑吊，但整座學校已被



沉痛悼念北川5·12遇難師生

劃作封鎖區。北川中學位於北川縣城邊的一個小山坳中，全校有師生2900多人。5月12日地震發生後，兩棟5層教學樓垮塌，1000多學生遇難。曾經在電視畫面看到的震撼人心的地方，也是眾多青年學子葬身之處，很快就要到達。



校內大部分建築物都是整座的塌下，旁邊卻又有一座完整無缺的校舍，形成強烈的對比。地震固然是天災，但那些「豆腐渣」工程卻是徹頭徹尾的人禍。現時災區「豆腐渣」工程在國內成為敏感話題，但整座廢墟卻在無聲地作沉重控訴！

離開北川中學後，再往縣城的方向走，赫然發現許多人群，熙來讓往，心底不禁納悶：為何有那麼多人？路上看到撕裂的公路，還有許多滾下的巨石。下著毛毛的細雨，原來上天也在為亡者哀哭。

終於來到縣城，看見新築起的圍牆，有縣政府的「封城」告示。奇怪的是，眾人竟能自由出入。這時聽到廣播，原來縣政府因應地震百日祭，故開放封鎖的災區。後來得悉四川有為亡故親人燒「百期」的習俗，因此縣政府自8月17日起，一連3天開放災區，允許民眾入城祭奠親人。8月19日剛好是百日，也是開放的最後一天。我們竟然可在這天進入縣城，實在是上主賜下的莫大恩典。

接送學生停車點

特別管制
禁止車輛人員入內

到達北川中學現場，看見一幅橫額，上面寫著：「沉痛悼念北川5.12遇難師生」，高懸在昔日的學校正門。門旁仍保留著「接送學生停車點」的告示牌。遺憾的是，1000多名父母已無法再接送自己的子女，在地震前某日的一次接送，沒想到成為他們的永別，從此陰陽相隔。

雖然校門樹有「管制區域」的告示，但看見校門打開，也沒有人阻止，我們便步入校園，心情被週遭的環境影響，見到地上有許多祭奠的香燭及祭品。有家長從廢堆中掘出一張廢破的書桌，把供品放在上面。誰人會想像到，書桌會成為奠台，父母對子女的期望與心聲，如今只能隨著煙香冉冉上升。許多父母在拜祭，但現場卻出奇的寧靜，偶爾聽到鞭炮的聲音，劃破死寂。這些痛失子女的父母，再沒有啣號哭叫，只是靜默地佇立在學校的遺址上，懸念著自己至愛卻又永別的親兒。魂兮歸來！他們的內心，也許在呼喊著親兒的名字，喪兒的悲傷，早已撕裂父母的肝腸！





走，必須折返。離開前，李炳光牧師跟我們一同為北川禱告。我們的禱告，吸引了一些途人的關注。禱告後，有一個家庭主動問我們來自何處，這位男士20多歲的兒子就是在縣城工作，是15000名遇難者之一。又聽到另一位女士訴說兒子及數名親友在地震中死亡。她帶著憂鬱的眼神，述說自己的故事。這些災民都經歷了家破人亡的傷痛，其實15000亡者只是個集體的數字，但對每一個喪親者而言，逝去的生命都是獨特而不可取代的。這時我完全不曉得可以說些甚麼，只是默默在聆聽，現在回想，為何自己連一句安慰之言都無法表達？

離開北川，我們再趕到鄰近的安縣。由於沒有預計到北川災區開放，所以到達安縣的時間已很晚。我們匆匆地訪問了安縣城區的教會，同樣在地震後成為危房。如今數百名信徒只能在蒙古包內聚會。在了解一些情況後，就驅車離去，回到成都時已是晚上7時多了。

一整天的活動，人累了，心也累了。親自踏足災區廢墟的震撼，久久不能平復。內心深切體會到，災區的重建，不完全是多少億元的資金投入，對身心受創的災民而言，心靈的重建更是逼切的課題。如何撫平災民心靈的傷口，並幫助他們尋找到存活的盼望與意義？同時，對許多痛失親兒的父母而言，學校「豆腐渣」工程的問責問題，難道又要屈服於「穩定壓倒一切」之下嗎？神州太空人及奧運金牌選手的父母的喜悅固然教人興奮，但那些痛心及憤怒的父母的公道，又有誰人來關心？

進入封鎖範圍不久，一幅巨大的宣傳招牌躍現眼前——「深入學習科學發展觀，努力創建模範自治縣」。這面橫碑也難逃地震的衝擊，如今傾斜地懸掛著，再次提醒我們，在大自然的力量面前，人是何等的渺小。

不久，我們來到一處高地，可以居高臨下，俯視整個縣城。舉目看見，整個縣城已成廢墟，人們努力營造的安樂窩，如今成為肝腸寸斷的傷心地。念及無數北川居民痛失家園，家破人亡，心底不禁為他們落淚。遠處又傳來有人在打齋超渡的佛音，如果主耶穌在這裡，他也會為北川留淚禱告。

據了解，北川縣城沒有教會或聚會點，但有數十名到鄰近安縣聚會的信徒，都是在次地震中遇難。

由於時間關係，魏牧師提醒我們不能再往下